

# Angels' Voice

Chinese Catholic Monthly Newsletter No. 290, Jul. 2017

NON-PROFIT ORG.  
US POSTAGE  
**PAID**  
CITY OF INDUSTRY, CA  
PERMIT NO. 4103

*St.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*  
1835 Larkvane Road  
Rowland Heights, CA 91748  
Return Service Requested

# 野聲

七月號

*Our Lady  
of  
Carmel,  
Pray  
for us!*



加爾默羅聖母，為我等祈！

# 290

*July 2017*



## 本期目錄

拿起你的床，行走吧！	李偉平神父	2
向方濟各教宗學習	丁松筠神父	5
愈顯主榮	朱自成	8
追思會有感	伍美美	11
苦口婆心	孫小艾	13
我的母親，一位生活藝術家	李 漪	17
「夜：納粹集中營回憶錄」讀後感	伍美美	22
最後早餐	劉胡意慈	26
婚姻小語	蔣傑瑋	29

您想認識天主嗎？

您剛搬來這地區，您想參加教會嗎？

請和我們聯絡。更歡迎來教堂看看。

聯絡人：朱康民執事 (626) 964-3629 x 129

彌撒時間：每週日下午三時三十分

地點：羅蘭崗聖依莉莎白天主堂

St. Elizabeth Ann Seton Church

1835 Larkvane Rd., Rowland Hts., CA 91748

### 天主教羅蘭崗華人教友團體發行

指導司鐸：李偉平神父、張錦泉神父

輪值編輯：王維禮

聯絡：陶秀雲

校對：蘇闊

封面設計：朱正暉、李芳宇

寄發：戴慕文、張彼得

印刷：陳建宇（異象印刷 Edinger Printing）

## 拿起你的床，行走吧！

李偉平神父譯

~~~~~

丹尼爾·柏利甘曾寫道，「假如耶穌返回到世界上，祂是否會拿起曾用來驅趕兌換錢幣人的鞭子，走進心理諮詢辦公室和治療團體，把治療師和病人統統趕出來，並說：『拿起你的床，行走吧！你們的神經有皮膚包裹著；不必那麼敏感！』」

這是過時的「柏利甘論調」中最著名的話，它給人的印象極其深刻，強調了某種非常重要的事。生為人，我們有巨大的恢復力（resilience）[1]，我們把它歸功於我們自己和世界並予以重視。否則，我們永遠不會組成團體。

我們被召形成團體，一起共事。這是極其困難的任務，儘管我們夢想友誼、婚姻和團體。我們不可能永遠不會嚴重傷害與我們關係密切的人，而且此人也永遠不可能不會嚴重地傷害我們。因此，團體有賴於我們所具有的恢復力去寬恕、忘記、重新再來，並且生活在某種喜樂和幸福中，儘管我們曾受過傷害。

我們都曾深深地受到傷害，沒有完整的人。從出離母胎那一刻起，在身體上和精神上，我們都曾流淚、被丟棄、被灼傷、被拒絕、被虐待。沒有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留

下深深的傷痕。如同朱迪絲·維爾斯特 (Judith Viorst) 很中肯地指出：「這種傷害是終身的，但不是致命性的！」

然而，現今正在流行的是，彷彿這種傷害是致命性的。我們自身及身外的世界都慫恿我們成為一個超敏感的人。結果常常是心理和理智上的麻痺——以及團體的瓦解分裂。今天，婚姻、友誼、家庭、宗教團體、堂區的組織、學院的教師團，或社會正義團體很少長期保持完善無損。不可避免地，某人（以及最終每個人）受到傷害，事情開始四分五裂，而且在治療中，他們不願去重整旗鼓，或正視這種傷害。

治療本身能是好的。然而，柏利甘的觀點是，治療也能成為不重視天主賜給我們的恢復力（和韌性）的藉口。若沒有天主賦予我們的恢復力，我們不可能彼此生活在一起。當我們觸及我們的創傷、各種隱情、官能紊亂和幫助造成它們的體制時，治療室和幫助成長的團體的確給人帶來了許多益處。但是，我們中許多人傾向於讓治療本身和新的敏感更成為另一種「癮」。當這種情形發生時，對我們創傷和官能紊亂的敏感往往使我們過分敏感，以致於我們開始不能忍受曾經嚴重傷害過我們的一切。總結一點，在生活中我們不再能承受正常的挫折和打擊，其實它們只不過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。

今天，極普遍的現象是要人索求某一已發怒和憤憤不平的權力、要求在房間外憤怒地跺腳的權力，因為某人無意說了使我們感到敏感的話，而且拒絕回到某些團體努力恢復關係，因為「我們簡直不能處理這種傷害！」是需要我們重視傷害和重整旗鼓的時候了，同時重視人的恢復力，繼續面對一起工作生活帶來不可避免的辛苦任務——儘管我們受的傷害並不是那麼嚴重。

里修的小德蘭在她令人驚異的自傳中告訴我們，她生命中主要的皈依不是宗教的皈依，也不是道德的皈依，而是心理上的皈依。作為一個小孩，她總是特別敏感，最微小的怠慢或傷害也會使她感到抑鬱，流著淚躲起來。她談到這不僅剝奪了她生活中的一切活力和快樂，也剝奪了她身體的健康。她躺在床上將去世前，同家人一起祈禱，祈求奇蹟出現。最終使她恢復健康的奇蹟保留了她的敏感的特點，但賜給她恢復力、活力和堅韌的恩典。回顧她臨終的情景，她把它視為生命的轉折點。她仍然是一個特別敏感的人，但她能夠在生活中超越她的敏感。從她皈依的那一刻起，她也是一個特別有活力和有恢復力的人，她最終具備了在愛和團體內生活的能力。

我們需要為這種皈依祈禱。成為基督徒不是去成為一個悲慘的反英雄人物，僵立於團體之外。成為基督徒應該

是被賦予特別的恢復力，應該是復活的新生命，他能夠在喜樂的光明中，從不止一兩個黑色星期五（苦難日）中很快恢復過來，並以新的精神沖洗舊的傷疤。那麼，真正的愛和團體才會隨之而來。

重視人的恢復力包含著一種極其普遍的真理。耶穌基督說「拿起你的床，行走吧！」指的正是這點。

[1] 恢復力 (resilience) 是指人們在災害的壓力下，產生創傷後應激障礙之後，具有的那種自我恢復的能力，它也有「彈力」的意思。



## 向方濟各教宗學習

真理電台  
丁松筠神父口述

把一生寶貴的五十年奉獻給台灣的美籍耶穌會士丁松筠神父，於五月底和我們暫別回歸天家了，留給我們無盡的懷念。雖然無緣親自聆聽他，但他在媒體上留下許多珍貴的談話，多少能滿足大家的思念。今天取用他在真理電台介紹教宗方濟各行誼片段，一方面謝謝他一生對華人的貢獻，學習他用平易近人的言行來宣揚福音愛的精神。

談到教宗方濟各生命的重點之一就是對弱勢的關懷。謙虛的教宗出訪的重點，不以自己為中心，也不以名人為

中心，而是關心社會地位較低的邊緣人、貧窮人，他也鼓勵我們這樣做。丁神父說教宗看重媒體，因為接觸偏遠貧窮的人，除了自己親自前往，另一個途徑就是透過媒體的報導才能和他們保持連繫。

當方濟各教宗遇見吸食毒品、全身刺青、帶著鼻環的青年時，他不提吸毒、紋身的問題，這位青年謹遵訓誨深受感動地說，「教宗只告訴我一件事，接近天主，不要遠離天主。」教宗的包容和同情，帶領我們回到教會的根，相似耶穌與人的來往。

有一回在梵蒂岡伯多祿廣場，方濟各教宗看見一位滿臉長了腫瘤的病人，教宗即上前擁抱了他，並親吻他的臉龐。對教宗來說，每一個痛苦的人正反映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，擁抱受苦的人就是擁抱耶穌。

教宗很能和年輕人打成一片，他不用教條式的語言要求他們，而用對答的方式反覆加深他們的印象。教宗問道：「耶穌是否每天在教堂裡？」「耶穌每天究竟做些什麼？祂到大街上接觸許多人嗎？」青年人報以熱情的回應，教宗用這種對話幫助年輕人，展現了他在媒體方面的經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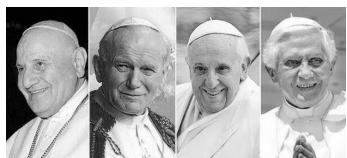
丁神父回憶一次主日天在羅馬目睹伯多祿廣場的盛況。主日中午教宗循例出現在廣場窗口，數萬廣場上的群眾一見教宗出現，熱情地高呼：「Francis! Francis!

Francis！」教宗忍不住打斷他們說：「你們應該向基督歡呼才對！」熱情的群眾馬上開始高喊：「Jesus！Jesus！Jesus！」丁神父深感方濟各教宗正是教會需要的領袖。

丁神父省思方濟各教宗關心社會邊緣人的精神，來自內心很深的信仰，很深的愛，這個愛是長時間一步一步培養出來的，累積了很多的經驗，是對天主聖父和主耶穌的服從。耶穌教我們愛近人、愛仇人、愛沒有關係的人，這是教宗一生中最重要事情。神父提醒著：「從教宗身上反省我們自己的生活，我們也要多服務社會邊緣人。」

教宗也談到自己的聖召，他母親原不希望他當神父，教宗慢慢地說服了母親。他本是一位教區神父，服務阿根廷本地教會，但他很想到海外向更多人傳教，於是加入耶穌會。後來礙於健康問題，長上無法派他到海外擔任傳教士，所以教宗就改變心意，留在阿根廷本地培養更多的青年聖召。

丁神父推崇方濟各教宗分辨的能力，在選擇該做什麼方面足堪我們學習。他不因工作難易，或能否吸引別人的目光為取捨。如何分辨天主的旨意，以及往社會邊緣服務，是他做神父、做教宗、做天主兒女兩個最大的重點。



(本文取材：真理電台  
《方濟各教宗紀錄片》介紹)

## 愈顯主榮

朱自成

~~~~~  
有一次在節慶聚會中，主人帶領飯前禱，感謝天主一切的恩賜。男主人不是教友，聽到禱告內容，他不樂意了；他說，他忙前忙後，又是打掃庭院內外，又是幫忙採購兼廚房打下手，為什麼一切要歸功於天主的恩賜呢？

教會內「一切榮耀歸於主」，這是一句老教友耳熟能詳的讚美詞，總是脫口而出，並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；但非教友或望教友甚至是新教友，總是很難想像，為什麼所有的一切事情，當中可能有許多人的心血，可能有許多機遇，但總要都歸功於天主？

在舊約中，亞巴郎蒙召是以色列歷史的開端，天主預許給亞巴郎福地，讓他離開家鄉到客納罕去，亞巴郎信賴天主，他相信天主會帶領他和他的家族走向富足。因此，他一到客納罕地就搭起祭壇，感謝天主，並將一切歸功於天主。

事實上，在創世紀第十二章記載，是亞巴郎的父親特辣黑領著全家離開了烏爾，完全沒有提及天主的干預，所以在聖祖時代以民就已經習慣，放棄並不顧一切人為因素，而直接歸功於上主。因為人只是在執行天主的命令，人不是事情成功與否的關鍵，天主才是。

在大學時有一個暑假，和一位神父一起連續參加兩個活動，因而有機會在轉換活動場地時，單獨和這位神父相處一天。中午我們到新竹城隍廟吃飯，我事先問神父，他到廟前大排檔吃東西有沒有問題？他反問我有什麼問題？

在嘈雜的環境中，我們點好了餐，我等著看神父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做飯前禱。只見神父舉起杯來說，「一切榮耀歸於主！阿們！」。這也行？神父說「當然行，你不要小看這一句話，它包含了我們所有一切的信仰。」這位神父就是耶穌會會士丁松筠神父。

我們努力讀書，考上大學，這是天主的恩寵，當然也有我們個人一點小小的努力；還是我們考上大學全部都是天主的功勞？做生意成功，是天主的恩寵，當然也有我們個人一點小小的努力；還是我們生意上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天主的賞賜？

我們常聽人說，我要搞清楚天主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我才要決定我會不會領洗？說這種話的人，很難等到他領洗；只有等到他自己認為，感謝天主讓我有機會領洗，進入教會是天主給我最大的恩典；此時他才有信仰。厄弗所書第二章八至九節說：「因為你們得救是由於恩寵，藉著信德，所以得救並不是出於你們自己，而是天主的恩惠；不是出於功行，免得有人自誇。」

「愈顯主榮」是耶穌會靈修的座右銘，主要是在突出基督徒生命的本質，基督徒的一生不是突顯自我，而是突顯在生命中的主耶穌。換言之，我們的一生在追求什麼？我們的一生要實現什麼？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們如何面對我們生命中的主基督？

丁松筠神父於五月卅一日逝世，他隔天本要因來台五十年而獲頒台灣身分證，他奉獻一生給台灣，所有媒體也都廣泛報導他的事蹟。他主要的貢獻並不在於對台灣天主教、影視界有多大貢獻，而是在台北街頭，在台灣鄉下，在城隍廟前，他親切地與人交談，他將歡笑帶給人，他將耶穌愛人的精神做了最好的示範。

「真是令人震驚感傷，猶記得大一時校運百米最後衝刺得冠軍，僅見一老外大力鼓掌，最後又過來握手，令人感動，印象深刻，那人就是丁神父，一個令人懷念、忠心服事主的僕人。」「他只比我們大十幾歲，想想我們在輔大時，還是很膚淺，他才三十出頭，已經非常投入奉獻。」這是我的大學社團好友們在得知音訊後，在 Line 上的反應。他們都不是教友，但他們都知道丁松筠是天主教的一位神父，非常和氣，能和人打成一片。

我有一位同學，姓名最後一個字是「祖」，和「主」同音，丁神父說他們修會的會章就是「愈顯主榮」，我這

位同學非常高興。因為丁神父，我的非教友同學都知道「愈顯主榮」，雖未能影響他們領洗，但在他們日後從商的領域，我在網上看到他們的消息，我看到了丁神父的影子，我看到了「愈顯主榮」的精神。



## 追思會有感

伍美美



愛主愛人的丁松筠神父

很喜歡丁松筠神父這張仰望上主的照片，心中有主。其實我和丁神父並不熟識，幾年前看過訪問他的節目，三毛文章裏也談到他，令人印象深刻，我被他愛主及服務熱忱所感動。

百忙中參加他的殯葬禮是真心想送他一程，體會我們所學為何？不是為了服務、參與、和共融嗎？我很早到達台北聖家堂，但因接待員說已無座位，只得到二樓禮堂透過電視螢幕參與。外子較晚抵達反倒進入聖堂參禮。所幸，教堂裡一切，尤其是祭台轉播非

常清楚，雖然缺少一點臨場感，但也許是天主給我特別的安排，讓我體會遠距離也能參與，關鍵在於「心」。這是天主給我很重要的啟示及引導。

天主教輔仁大學許多神父都來了，儀式隆重感人，丁神父的傳教精神留傳下來了。這讓我體會到，傳教不是學了多少，更在於做了多少。

雖然和神父不熟，但是因為他的熱心、和善，使得他好似每一個人的好朋友。他的離去，我們都很難過，真的捨不得。

丁神父的弟弟丁松青神父，及國外親友都趕來參加彌撒。今天六月十七日，原本丁神父要在加拿大主持會議，所以他們也同步舉行追思彌撒。

參加過多次的追思彌撒，這是感受最深刻的一次，那種感覺像是對家人的不捨。我更同時感覺著自己身為基督徒是多麼地榮幸，感恩有機會被天主召叫為別人服務。從天主得來的愛，也要給予需要的人。有時一些些的領悟，勝過讀十年書。

知識是基礎，看似沒有它就不夠穩固，但天主才是真正的基石。人很容易捨本逐末，迷失方向。

註：退休後的美美，排除一切困難，參與輔大神學院福傳師三年培訓。

## 苦口婆心

孫小艾

~~~~~

每當我進聖堂時，第一個吸引我注意的就是祭台中央懸掛在十字架上的耶穌，耶穌的身體大多是屈伸向右，頭部垂下，雙手高舉被釘在木架的兩端。且不論是我興高采烈地進入聖堂，還是心情鬱悶的時候，只要一看到十字聖架上受苦的耶穌，就會讓我的虔敬之心油然而生，不由自主地屈膝敬禮。「基督耶穌雖具有天主的形體，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，為應當把持不捨的，卻使自己空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與人相似，形狀也一見如人；他貶抑自己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」（斐二6-8）尤其是想到經上耶穌說的，「我父！如果這杯不能離去，非要我喝不可，就成就你的意願罷！」（瑪廿六42）耶穌順從了天父的旨意，甘願被釘在十字架上受死來補贖人的罪，讓我們能重新與天父和好、與天父緊密結合。十字架下的我愈顯得自己的渺小和卑微，所有自以為是的委屈和不滿皆不足為道也！

朋友群中有幾位信德堅定的益友，以言以行，鼓勵我「跟隨主」共同走在信仰的道路上！「這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氣、犧牲與奉獻？」「家人們會認同我的行為嗎？」我害怕接受這個挑戰，我猶豫著自己有限的的能力！我也多麼

想學那些在天主面前抬頭挺胸的人，但是……？一連串自我懷疑的問題接踵而來，當然我這個小腦袋瓜中裝的也全是些否定的答案，我語帶懷疑地問主說：「我行嗎？」

五月中旬紐約舉辦「基督活力運動實習班」，在準備的過程中，我看到多位兄姊的努力籌劃及希望參加者的踴躍報名，「施與受」的互動讓我深深受到感動。既然我在實際工作上無法全程地參與，但是我選擇每天早上參加平日彌撒，可以與他們同步獻上我的祈禱，藉由感恩祭的奉獻，求天主悅納兄姊們的付出。

幾天後，在彌撒讀經中聽到，「保祿在雅典同猶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辯論說：『創造宇宙及其中萬物的天主，既是天地的主宰，…將生命、呼吸和一切賞給了眾人。…如他們尋求天主，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；其實，他離我們每人並不遠，因為我們生活、行動、存在，都在他內，正如你們的某些詩人說的：『原來我們也是他的子孫』。』（宗十七24-28）我不禁啞然失笑，想想小時候背誦的《要理問答》：「天主在那裡？天主是無所不在，處處都在。」這時感受著原來天主早就在我身邊了。自我反思，天主是真理之神，我是否真的願意讓那看不見、摸不著的「聖神」帶領我接受真理，跟隨耶穌基督？

緊接著有意思的經文來了，「耶穌說，『我實實在在



告訴你們：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，他必賜給你們。…求罷！必會得到，好使你們的喜樂得以圓滿。」（若十六 23-24）」在神父的證道中再次闡述了「跟隨主」的方法及結果，就是不斷地向天主求，因為天主愛我們，所以派遣耶穌來到世上，最後藉著十字架回到天父那裡去。跟隨基督的我們，是否是真心地愛耶穌？在每天生活中，我們做悅納天主的事，才會得到真正的喜悅！

不但如此，晨鐘暮鼓繼續敲打著我。過了幾天，聖道禮儀中的答唱詠再次提醒我，「達味在困苦中對天主的祈禱，『上主，我向你把我的心舉起，我的天主，我全心要倚靠你。懇求你不要使我蒙受羞恥，也不要容許我的仇人歡喜。…因為上主仁慈又正直，常領迷途者歸回正路，引導謙卑者遵守正義，教導善良者走入正途。』（詠廿五 1-2,8-9）」在天主面前我徹底承認自己的不足，我開始虔敬地「守聖時」，不時地透過祈禱的方式，尋求祂的引領，天主就在我的心中與我相會。

經過這一個多月來，每天趕早參與彌撒，清晨的奉獻祈禱，我感謝天主賜給我美好的一天，讓我充滿活力地對待每件事物，「天主聖言」讓我對生命充滿著正面的能量。我只要「時時祈禱，事事感謝」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天主，效法耶穌，那怕只是用心地唸耶穌親自教導的「

天主經」，因為它不但教導我怎樣祈禱，而且也訓練我如何培養我的心情、陶成我的性格，自然地我也就走在「跟隨主」的隊伍中了。

有人曾對我說，《聖經》之所以是全世界最暢銷的書，就是因為在這本書裡有無盡的寶藏。不論在何時何處只要翻開《聖經》，靜心地選讀任何一篇經文，若有可能地朗誦出來，都會找到一兩句受用的經文，聆聽到天主要藉著經文對自己的叮嚀，而且是屢試不爽！

前幾天，在平日彌撒的經文中聽到耶穌說，「我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園丁。凡在我身上不結實的枝條，他便剪掉；凡結實的，他就清理，使他結更多的果實。」（若十五1-2）我回到家中的後院，對著那株巨鋒葡萄樹看了好久，難怪過去每年我最多只能吃到兩串葡萄，就是因為我不捨得修剪，任其發展。我拿出剪子，根據經文指示，真的剪掉許多枝葉，而不再心疼。幾天前我去數了一下，小小枝條上竟吊著12串小葡萄隨風搖擺著。感謝天主！



「你們該讚美天主，感謝祂，顯揚祂！該在眾人前把祂為你們所做一切好事歸功於祂，為讚美歌頌祂的聖名；該向眾人隆重地宣示天主的工程，不要遲緩感謝祂！」（多俾亞傳十二 6）

## 我的母親，一位生活藝術家

李漪

~~~~~  
我的母親李何若珍女士，來美後的前十二年都是和我住在一起的。從我最初來美，才剛開始要適應甚麼是異國生活的這段日子中，我就從她身體力行的種種經歷，瞭解到如何面對各樣生活的相處態度；可以這麼說，我是跟著她一起學習成長，領悟生活，「享受」著她的那種與生俱來的幽默與豁達。雖然晚年及病中，她都長期地和我的兄弟姐妹們住，但對我而言，母親的鮮活可愛是最印象深刻的……，那一段不再有的點滴歲月，將是我這一生最寶貝的回憶。

母親的性格要從她小時候說起，在戰亂的那個年代，十五、六歲的女孩子能夠擔當起照顧家裡的工作和照顧弟妹的生活，可以說已經非常不容易了，但母親卻也能利用剩餘時間，自學女紅和繪畫，堅持著自己的興趣，這更加令人佩服。廿一歲嫁給軍人父親，在軍隊撤退，風雨泥濘的路途中，艱難地生下了第一個小孩，取名「潞潞」，為了怕潞潞受苦，將小寶貝暫交給娘家人照顧。無奈命運作弄人，家父母隨「國民政府」撤退到台灣後，和娘家的一切受到阻隔，了無音訊了將近四十年。當時對於一個孤獨

離家背井，又初為人母的女性來說，是需要多大的堅強與不捨啊！

五〇年代台灣台南的眷村，生活條件相當簡陋，父親又長期在北部工作，母親為了我們兄弟姐妹能夠得到更多的照顧，走進了天主教堂。當時確實是為了生活，之後才慢慢有了信仰，並且有心將全家都帶到了天主台前。後來父親離開了軍職，我們全家搬到了台北，母親依然熱心教會，並立志要傳播天主的愛和信仰，之後便和當時的婦女教友們在台北成立了最早期的「天主教聖母軍」，事任秘書並身兼多職，立誓成為天主最忠誠的器皿。

母親的信仰給了她很大的影響！今天，我們就算有千萬個不捨，但也都知道母親要用她自己的方式和我們道別。我親愛的媽媽，「選擇」了抓住她天上的父和耶穌基督的衣角，一同進了天國，是何等榮耀啊！又剛好選在「美國國殤紀念日」的長週末離開我們，她是多麼會安排她離世最重要的那一刻啊！然後幽默、瀟灑、優美的離開了我們！感謝主！從此，每年的這一天，將會長長久久地，永遠被她的兒女，以及她的小輩和小小輩們記得；大家不會因為生活的忙碌，或任何理由而忘記了她的慈心。

今天再度回憶起我可愛的媽媽，年輕時可是位生活的藝術家，在那個金錢物資貧乏的日子裡，也不會造成她對

生命上的憂慮。看看房間牆上的壁畫，有山有水，有海洋，畫在眷村日式房的白牆上，兒時海濶天空的舒適感覺，我到現在還印象深刻。她還參加教堂國樂團，打大鼓，並在歌唱中展現有韻味的中低音；她特別喜歡白光的歌曲，平時也隨口呵唱著；還有機會跟著琴師和唱帶，自學京劇，更能唱整本「程派」的「鎖麟囊」。

媽媽還是個DIY (Do it yourself) 的元老級人物，在枕頭邊綉上小碎片花，在被子上裁上拼花；普通淺藍襯衫的左胸前處，繡上自己製圖設計的孔雀開屏式的圖案。小外孫出生時，由醫院帶回來有藍和粉紅的襁褓，居然能做成有設計款的小唐裝加上小盤花扣；還打了件小毛線背心，（不是用拼縫上的喲！）背心下擺有小男生騎腳踏車，小狗和妹妹手上拿著汽球在後跟著跑，另外一邊爸媽背靠著背看著他們的孩子；天空上還有飛機，鳥和幾朵雲彩…，是創意，還是她對家的期盼呢？多麼詩情畫意，又充滿家庭溫馨的畫面啊……。

年輕時保有繪畫興趣的老媽，一直到中年還特意拜師學國畫，還知道如何將自己的畫裱框，就為了省去送店裱框的昂貴費用；她的技術不錯，畫風挺有意境，雖說不出是什麼流派，但自成風格，畫作中可感受其氣魄。很難想像是出於一位家庭主婦之手；她還受邀在美國德州的大

學，在許多美國人面前揮毫教學呢！（講解時，用她的何氏英語，風趣、幽默，再加些小突槌）。她的外孫更以外婆的經歷為榮，得到了那幅真傳（教學時畫的畫），現在不論搬家至何處，就算攜帶多麼不方便，總要帶著它呢！

我的母親也是一位能在困乏環境中活出幽默的人。記得才剛到美國的第一個星期，當我和先生出門上班時，家裡沒人可帶她出門，而她一句英文都不會，但是想買些雞蛋；在台灣的市場，蛋是看得到，而且堆著像個小白山似的，由你自己選擇拿起，放入菜籃中，而在美國卻是放在盒子裡；她不懂英文「Egg」，哪知道蛋放在哪呀？結果當我和老公下班回家後，聽她敘述著說她差一點就要比出雞下蛋的樣子，給想幫助她找雞蛋的店員看看，（當時我就想，哈！我不用耽心了，她能適應在美國的新生活了，我真幸運！）她平日和洋女婿（我先生）的相處模式也真是有趣，晚上睡前竟和洋女婿互將小玩具藏在對方的被子裡，開玩笑想嚇對方，像小孩兒一樣，頓時與女婿就沒有了陌生感；在還沒有英文的溝通下，已經成為可愛又受歡迎的長者了。

她也是我們兒女心中永遠的「美女」，那個講求不隨便的美女。在物資缺乏的日子裡，每年新年絕對有她為我們做的新衣，新式小旗袍，新式斜肩開扣，好讓年紀小的

我們容易穿上、脫下的旗袍傳統服，再加上只有裁縫師傅會做的小盤花扣。弟弟呢，就是小西裝，也是她自己一針一線縫製出來的，穿上後，漂亮帥氣地站在長輩們面前拜年。她呢，每天一定是擦上口紅，盤整好自己的頭髮，或是對著鏡子，自己剪出自己想要的髮型後，體體面面才出得了門。所以就算媽媽晚年由二姊、小妹和弟弟照顧，他們也會習慣性的把她弄得整整齊齊，再塗上口紅，吹好頭髮的。

我的母親一生都用自己獨特的聰明才智，來決定自己的生活 and 與人相處的方式。她的身教大於她的言教，更能在她平凡一生中見到她堅毅不拔的神采。我說她是一位「生活藝術家」一點不為過，那是多麼難能可貴呀！

感謝天主賜給了我們這麼好的母親…而今媽媽…雖然您離開我們，和天上父親及家人相聚守，但我們依然好愛好愛您，仍在生活中學習您的精神，更會把您深深放入我們心中，永遠永遠！



## 「夜：納粹集中營回憶錄」讀後感

伍美美

從小學到成長的歲月，我就喜歡看外國電影。那時除了愛情片，還有戰爭及納粹集中營的影片。我不怕看一般戰爭片，只是覺得戰爭片中在槍林彈雨裏，有人會受傷、死亡、家破人亡，無盡的淒涼，有很深的感觸。但當我看有關二戰德國納粹片時，尤其看到德國軍官英挺的身材，穿著整齊筆挺的軍裝，俊俏的五官，但臉上卻沒有一絲笑容，冷酷的眼睛充滿肅殺，我會非常地害怕。

看著塞滿猶太人的火車廂，一節節的往荒遠的地方駛去，我都覺得不能呼吸了。到了集中營，猶太人毫無尊嚴地、不分男女老幼，全被要求脫光衣服檢查身體，然後妻離子散，從此整個家庭被迫分開。年壯的男人被留下來作苦力，甚至數日都沒有食物，那些已脫光衣服的老弱婦孺、小孩、嬰孩，一批沒有勞動力的人被送入毒氣室、焚化爐或集體被槍決，最後掩埋在山谷裏。我感受著深深的恐懼！

真希望這些全只是電影的情節，但卻偏偏都是真實的人類歷史浩劫。

《夜》的作者埃利·維瑟爾是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。這是他畢生六十餘本著作中的第一本，寫於一九

五八年。雖然當我讀《夜》這本書時，離我過去看過的集中營電影相隔了四十年，但依然使我想起並感受到那電影中帶給人的恐怖和震憾，何況作者是親身經歷了六百萬猶太人慘遭大屠殺的痛苦。作者維瑟爾在書裏道盡了他們的恐懼與被凌虐，他們有如螞蟻般被踐踏！為逃避死亡，必須往前狂奔。在那樣的時刻，絕大部分人為求生存已喪失了原有的善良，甚至於比野獸還要殘暴，弱肉強食。他們不得不向惡勢力低頭，用自私的方式求生存！

天主這個時候在那裏呢？

有宗教信仰的猶太人，一開始一定尋求天主，隨著日子越來越艱苦，災難日重，生命力愈形薄弱時，大部分人會放棄尋找天主，無力思索生命裏是否還有天主，甚至詛咒「上帝已死」。這使我感覺到最大的沉重！當人生失去了希望時，是人的大不幸，有如蟲豸般活著！人只有軀殼沒有靈魂，在暴政罪惡勢力下，沒有選擇與還擊的能力！

可是從這本書裏還是看到了部分人「性善」的堅持，展現父子之愛。父親及兒子如何竭力地保護對方，餵養對方，尋找對方。作者自小對天主有著很深的信仰，使他在惡劣環境下尚能生存下來。有時我們在危難面前，好像不再看見天主，不再信靠天主，但是在我們心靈深處，天主依然存在，只是我們的心被蒙蔽，聽不見，看不見。

維瑟爾倖存了下來，但失去父母、妹妹的悲痛，那段痛苦的生活經歷及回憶，對他及其它在集中營能存活下來的人，都將永遠跟隨，深深地影響他們一生。

「我們無法入眠，張著耳朵傾聽，恐怖的思緒滑過心頭，今夜我們之中的某人將是什麼命運？誰會是明天將死去的人？我們不敢入眠的瑟縮著，在這個門窗嘎嘎作響的時刻，我們的心會忽然涼成一團，當飢餓的老鼠窸窣著穿過地面…」這段描述道盡了六百萬被殺猶太人的「無語問蒼天」。

我認為維瑟爾寫了《夜》這本書，是帶著對親人、對已亡同胞的愛及思念，充滿著人與人之間的愛。面對過去的災難，卻有著很深的寬恕。不以牙還牙來鼓吹民族大義的復仇，不埋下恨的種子，以免遍地仇恨。只有寬恕及愛能慢慢撫平所有的傷痛，給世人帶來和平。一段殘酷的歷史事件應該被揭露、被公諸於世，有如響亮的警鐘，提醒世人切不可再犯。

希特勒是極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，和反猶太主義的信徒。德國納粹在二次大戰時，在歐洲進行所謂劣等民族的滅絕計劃。此後年輕的猶太人便成了免費的勞役，更有甚者被肉體毀滅。日本對中國人的南京大屠殺也是造成生靈塗炭的極劣行為，戰爭對世界的影響是巨大的，從古至今

都是如此。而隨著科學的進步，武器更加先進，不管是對環境還是對人都能造成更大的傷害，影響會更深。如今，歐洲的恐怖激進份子，心裏充滿仇恨，以殺人為快，濫殺無辜，是魔鬼的行為。

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美國有名的哈佛大學人格心理分析家亨利·穆雷的一份報告：「希特勒個人是個偏執狂，有強迫症、精神分裂等症狀，並且經常貶低自己。」更由於他不喜歡猶太人，所以才會犯下滅絕猶太人的滔天罪行。我們不能因為自身的好惡，或因民族利益去攻打殺害別的民族。希特勒在當時擁有世界上最精良的部隊，但是最後卻失敗了，因為希特勒所做的事情是反人類的，所以為世人所唾棄。

當我看《夜》這本書時，深深覺得天主是萬善萬美，無限的愛，而魔鬼則是引人為惡，與天主對抗，故世界上總有作惡的人。我們的所作所為非常重要，我們的行為決定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；賢善的人，或是不完整的人、罪人，因而導致別人生命、家庭及財產的損失。我們不能只獨善其身，不關心別人的福祉，所以傳播天主福音、主的仁慈仁愛是多麼重要的事情！愛能使人與人共融，與天主共融，唯在天主的愛內，才有世界和平的可能。



## 最後早餐

劉胡意慈

耶穌復活之後的一個晚上，耶穌的幾個門徒，西滿伯多祿、多默、納塔乃耳、若望和他哥哥雅各伯，還有另外兩位門徒一起在提庇黎雅海打魚。他們忙了一夜，快到早晨仍然一無所獲。在他們很累又餓又失望的時候，耶穌顯現在海邊問他們說：「孩子們，你們有些魚吃嗎？」他們回答他說：「沒有。」耶穌給他們說：「向船的右邊撒網，就會捕到。」他們便撒下網去，因為魚太多，竟不能拉上網來。這時耶穌的愛徒若望認出耶穌，就對伯多祿說：「是主。」伯多祿一聽說是主，本來赤著身的他，趕快穿上衣服，才縱身跳入海裏去見耶穌。（在這裏我看到伯多祿對耶穌的尊敬，他不要赤著身去見耶穌）其他門徒坐著小船拖著一網的魚來到岸邊，當他們上了岸，看見耶穌已放著一堆炭火，上面放著魚和餅。耶穌對他們說：「把你們剛才打得的魚拿一些來吧！」西滿伯多祿便去把網拖上岸來，網裏裝滿了一百五十三條大魚。耶穌叫他的門徒來吃早飯。門徒因為已知是主耶穌，沒人問：「你是誰？」我們可想像得到，當時這七位門徒，接過耶穌親手遞給他們的餅和魚，吃著主耶穌給他們做的早餐，心中有多大的感動和感恩？

耶穌等門徒們吃完早餐，他就要舉行一個隆重的指派教會首任領導人的儀式。由於耶穌門徒中有兩位名叫西滿的，所以耶穌在喊西滿伯多祿的時候，特別加上「若望的兒子，西滿伯多祿」來確定其身份。耶穌對西滿伯多祿說：「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比他們愛我嗎？」西滿伯多祿回答耶穌說：「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」耶穌對他說：「你餵養我的羔羊。」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：「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愛我嗎？」伯多祿回達耶穌說：「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」耶穌說：「你牧放我的羊群。」耶穌第三次問他說：「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愛我嗎？」伯多祿因為耶穌第三次問他說：「你愛我嗎？」便難過地對耶穌說：「主啊！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。」耶穌對他說：「你餵養我的羊群。」我想耶穌用這宣言來聲明西滿伯多祿是他指派的當時教會首任元首。至於伯多祿心裏難過因為耶穌三次問他「你愛我嗎？」可能是想起自己曾三次否認耶穌。

耶復活後第四十日，也就是他要離開這個世界升天前，最後一次顯現給他的門徒，耶穌對他們說：「我以前還同你們在一起的時候，就對你們說過的話，諸凡梅瑟法律、先知並聖詠上指著我所記載的話，都必須應驗。」耶穌遂開啓他們的明悟，叫他們理解經書；「又向他們說：

經上曾這樣記載：默西亞必須受苦，第三天要從死者中復活；並且必須從耶路撒冷開始，因他的名字向萬邦宣講悔改，以得罪之赦。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人。」「看，我要把我父所恩許的，遣發到你們身上；至於你們，你們應當留在這城中，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來的能力。」然後耶穌領著他的門徒出去，直到伯達尼附近，就舉手降福了他們，正降福他們的時候，被提升天去了。他們叩拜了他，皆大歡喜地返回了耶路撒冷，常在聖殿裏讚頌稱謝天主。

耶穌慈父之心不單只關心我們靈魂上的需要，我們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也關心，當他的門徒打魚一無所獲的時候，他出現了，指點他們捉到許多大魚，還做早餐給他們吃。

這使我想起我母親，一九七八年，我把母親由香港接來與我們同住，抵達的第二天，由於時差，母親睡到遲遲未起床，那年我兒子讀小學六年級，這天是假期，他在擔心外婆餓了，自己去煮了一碗速食麵送到外婆床前，請外婆起來吃早餐。外婆被孫兒的孝心感動非常。自此，我母親每在我兒上學天，總會晨早起來為她的愛孫兒做早餐，預備給他帶上學的午餐飯盒，直到我兒研究所畢業。母親不以早起為苦，真是婆孫情深。（以上“最後早餐”的故事取材於若望福音及路加福音）劉胡意慈寄於南灣

## 婚姻小語

蔣傑瑋

~~~~~  
我們的婚姻是天主祝聖過，也是在天主面前立的盟約，原則上是不可以離婚。有兩個秘密能讓你的婚姻圓滿：

1. 當你犯錯時，馬上認錯。
2. 當你做得對時，閉上嘴巴。Shaquille O' Neal (美國籃球明星－奧尼爾)

天主安排兩個人結為夫妻，天主安排在這兩個人之間有順服、有愛。天主沒有安排作夫妻的人，在其中找出對方的難處，而去更正對方。天主不是設立你作教師。你娶嫁的是甚麼樣的人，你就該盼望繼續和她(他)在一起，不需要去看對方的難處和弱點，而想要幫助她(他)。這種想幫助和修正對方的想法根本是錯的。已經結婚的人，要學習眼睛閉起來。要學習愛對方，不必學習幫助對方，或修正對方。我們要效法天主聖三，三位一體毫無瑕疵的愛，也要以聖家做榜樣來經營我們的婚姻。



……你所結婚的對象是你在最脆弱時覺得最適合你的人……  
……戀愛是美麗的，婚姻卻是神聖的……  
……遷就、容忍、屈服、接納、適應、寬恕、諒解、妥協、  
韌力、認命，婚姻愛情可訓練出「十項全能」……



## 文字福傳

《野聲》是聯繫感情、激勵信仰的工具，也是介紹團體，報告新知，分享見證的園地。竭誠歡迎同道投稿，並廣為傳閱。歡迎把身邊鮮為人知的人事物寫成文字，透過這本介紹給讀者，以光榮天主。敬請同意編輯得作必要的修改，並統一採正體字。

來稿請註明：For Chinese Angels' Voice

## 野聲捐款謝啟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劉元光、胡意慈 | 二百元 |
| 彭繼強、陳華  | 一百元 |
| 無名氏     | 一百元 |
| 章桐君     | 六十元 |
| 莫逢傑     | 一百元 |



【野聲】捐款支票抬頭請寫：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(or CCC)

請註明「野聲捐款」

信封請寫：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of SEAS

Attn: Deacon Peter Chu

郵寄地址：1835 Larkvane Road

Rowland Heights, CA 91748

電郵地址：angelsvoiceaccount@gmail.com

教會網址：www.catholicchinese.org